DOI:10.16164/j.cnki.22-1062/c.1984.03.012

季札风、雅、颂评论析义

谷云义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春秋时期吴国贵族公子季札访问鲁国，欣赏保存在那里的周王室的乐舞时，对诗、乐、舞依演奏的顺序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史记·吴太伯世家》也录用了这段记载，文字未有大的出入。

季札的这段评论很值得重视。应当说它是我国先秦时期一篇绝无仅有的比较系统比较典型的文学艺术评论。敏泽同志说它“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比较完整的一篇批评文章”（《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以往的情况是，季札观乐作为史料，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季札评论本身所具有的文艺理论价值却往往被忽视。其实季札对诗、乐、舞的看法，在反映春秋时期或稍后一个时期，人们对文艺问题的认识上，是很有代表性的。研究他的这些看法，对于认识先秦时期文学艺术理论发展的状况及其对后代的影响，都是非常必要的。

季札的评论，包括诗、乐、舞几个方面的内容。本文只想着重谈谈他对诗、乐，尤其是对风、雅、颂几类诗的看法。

我们先看他对《风》诗的评论。当鲁国的乐工为他演唱《周南》、《召南》时，他评论说：“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下引季札评论同此，不再注）“美哉”，是季札对这组乐曲赞赏的表示。他接着说，周朝的教化开始奠基了；说虽然这种教化的施行还没有普遍和深入，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它所造成的百姓那种勤劳而没有怨恨的社会风气了。这个看法，不仅仅是对乐曲说的，同时也是对这组诗的内容说的。我们知道，《诗》三百所录的诗篇，本来都是乐师配以管弦，用以演奏的乐歌。这个事实，古代许多典籍，如《墨子》、《荀子》、《礼记》、《史记》都有记载。后代许多学者，直至清代的马瑞辰、皮锡瑞、俞正燮、康有为，乃至近人顾颉刚都以有力的证据说明了《诗》三百全为配乐演唱的乐歌（见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正如孔子评论《关雎》这首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也就是评论《关雎》的乐曲一样，季札对《周南》、《召南》乐曲的评论，也就是对这组诗的评论。不过季札的评论，并不完全符合《周南》、《召南》的实际。如以《诗经》的《周南》、《召南》而论，现存诗二十五篇。其中恋歌五篇（《关雎》等）；写女子思念在外服役的丈夫的三篇（《卷耳》等）；写女子被遗弃的怨愤和反抗不合理婚姻的二篇（《江有汜》等）；歌颂猎人本领的一篇（《驺虞》）；写女子为贵族准备祭祀而操劳的二篇（《采蘋》等）；歌唱田野劳动的一篇（《芣苢》）；写女仆回家探望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父母的一篇（《葛覃》）；写小官吏操劳奔波，抒发不平情绪的一篇（《小星》）；讽刺贵族不劳而食的一篇（《羔羊》）；写贵族女子出行奢华的一篇（《何彼秾矣》）；歌颂贵族品德的三篇（《免罝》等）；写贵族祈福求禄的一篇（《樛木》）；祝贺嫁女生子的三篇（《螽斯》等）。

这样一个情况，季札为什么一定要说“始基之矣”？这里主要是反映了季札对周礼的尊崇。我们知道，“周南”、“召南”，原为周公、召公的封地。“周公之地曰周，召公之地曰召，以其皆在京周之南，故周则曰周南，召则曰召南。二地有诗，又因地而名之，周南之诗即曰《周南》，召南之诗则曰《召南》。二地有乐，亦因其地而名之。”（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绪言》）其后江汉、汝水一带，隶属周朝，亦由周、召二公分管。而周公的形象在周人心目中十分高大。相传周公制礼作乐（当然礼乐不完全是周公制作的），规定贵族的视听言行都要符合礼乐制度的要求，对周初统治的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致使周人把周公同文王、武王并列尊崇。季札作为春秋时期吴国贵族中的一位“贤者”（孔子就这样看），对产生于周、召二公之地的诗歌，予以推崇，认为这些诗反映出来周朝对百姓的教化，开始奠定了基础、这是很自然的。同时，这里也表明了季札在艺术欣赏中的“各取所需”的态度。他认为从《周南》、《召南》所反映的社会状况中，不仅可以看出周的教化有了基础，还可以看出这种教化的尚未普遍和深入。这是指什么说的？季札没有说。但是这组诗中显然反映出来一些不合于礼的要求的社会生活内容，如男女相恋，被遗弃女子的怨愤，以及小官吏因奔波操劳而不平等。这些情况都可以被季札看作是教化未及的表现。如果季札指的是这些，那么，我们倒可以说季札对《周南》、《召南》的评论，比后来《毛诗》对《周南》、《召南》的解说，要更为符合实际。可惜季札说得很笼统；后来他又说，从这些诗中已经可以看出由于周初教化的施行，造成了一种“勤而不怨”的风气了。其实，《周南》、《召南》的诗，真正涉及到勤劳问题的只有十篇，占这组诗歌总数的五分之二。而这十篇诗中，又有七篇表达了人们的不满情绪。而季札却说表达了“勤而无怨”的思想。这就不能不说明他曲解了《周南》、《召南》中大部分诗篇的内容。这种情况完全是被他的维护封建教化的政治倾向所决定的。正因为季札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同后代儒家学者对《周南》、《召南》的看法是息息相通的。孔子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毛诗序》说：“《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孔颖达说：“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业风化之基本也”（《毛诗正义》）。

与此同时，季札在观乐的过程中，还以肯定《周南》、《召南》的态度，分别肯定了《邶》、《鄘》、《卫》、《王》、《齐》、《豳》、《秦》、《魏》和《唐》诸国乐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和表达的思想。只是对《郑》和《陈》所展现的内容，表示了否定的看法。此外的《风》诗，季札未作评论。

现在，我们来看季札对《郑风》和《陈风》的评论。对《郑风》，他说：“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哉”，这是他对《郑风》，作为周乐的一部分，所表示的例行的赞赏。以下是他对郑风的评论。他说，《郑风》繁琐得太过分了，百姓是承受不了的。这恐怕是先要灭亡的征兆吧！这还是既指乐曲，又指诗歌的内容而言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其细已甚”，从诗的内容上看，是指什么说的？请看《郑风》二十一篇的内容。其中，描写爱情婚姻的民歌十六篇（《将仲子》等）；写对美好的人关怀的一篇（《缁衣》）；歌颂猎人的二篇（《叔于田》等）；讽刺郑文公厌恶高克的一篇（《清人》）；赞美正直官吏的一篇（《羔裘》）。可以看出《郑风》中的诗有四分之三是表现男女爱情的。所以，“其细已甚”，实际上就是指这些诗中描写男女爱情过多过细的情况说的。诚如杨伯峻先生解释这个问题时说，“此论诗辞，所言多男女间琐碎之事，有关政治极少”，他又说“民弗堪也”的意思是，“风化如此，政情可见，故民不能忍受。”（《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九年》）在季札看来，郑国乐歌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是关乎到郑国治乱的大问题。季札很重视一个国家的社会风气。有一事可资佐证。季札这次到中原访问，离开鲁国之后，就到了郑国。郑国的子产很重视他的到来。两人互赠礼物。季札送给子产的是白绸大带，子产献给他的是麻布衣服。他对子产说：“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他认为执政者奢侈，就会招致祸难；治理国政，必须谨慎地以礼对待。如其不然，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同样道理，在季札看来，风化方面的问题也是如此。一个国家不合于礼的东西太多，百姓受不了这样的扰乱。这样的国家就要最先灭亡。这就是季札对《郑风》的评论。他对《郑风》显然持否定的态度。但是通过季札的评论，倒是可以看出，《郑风》中描写爱情的民歌，确实具有反对封建礼教的意义。季札否定它，是不足为怪的。

基于同样的思想，季札评论《陈风》说，“国无主，其能久乎？”他认为《陈风》反映了陈国的国君不象个国君，或者说简直就象没有国君一样，这样的国家是不会长久的。这个看法是否符合《陈风》的实际呢？《陈风》十篇。其中描写爱情的民歌六篇（《东门之枌》等）；写贵族自我安慰的一篇（《衡门》）；谴责贵族中的坏人的一篇（《墓门》）；讽刺陈幽公游荡荒淫和陈灵公淫乱的二篇（《宛丘》等）。从内容上看，真正描写国君淫乱的诗，只占《陈风》总数的十分之二。但是为什么他一定要把《陈风》的内容，说成是“国无主”的问题？再看一下《毛诗》对《陈风》的看法。依照《毛诗》的意见，《陈风》中讽刺陈幽公放荡荒淫，讽刺陈灵公淫乱和讽刺国君淫昏好色的诗有四篇（《宛丘》等）；写由于在上荒淫，风化所行，而造成的男女相悦不正风习的有二篇（《东门之枌》等）；其它如诱导僖公自立，讽刺宣公信谗，讽刺婚姻失时，讽刺贵族公子坏品质的各一篇（《衡门》等）。可以看出，《毛诗》认为《陈风》反映的就是国君的荒淫和由于他的风化所行，造成的世风淫乱的情景。诚然，《毛诗》对《陈风》诸篇的解说，绝大多数都歪曲了诗的原意；而且《毛诗》又是汉人的看法，与季札的时代相去甚远。似不应以《毛诗》去考察季札的看法。但是《毛诗》在说明《陈风》中的一些诗篇反映国君淫乱的情况时，便把一些民歌所描写的男女爱情，也一并看作是淫乱国君风化所及的东西。这一点同季札的看法一致。或者说，在季札看来，《陈风》所反映的情况，都是国君淫乱以及上行下效，民风淫乱的情况。所以他才认为国家有这样没有礼仪的君主，同没有国君是一样混乱的。这样的国家是必然要败亡的。看来，季札对《陈风》的评论，还有值得肯定的方面。他究竟还是看到了陈地民歌中揭露陈的国君荒淫无耻这一事实。虽然季札有他的出发点和他的附会之处，但是，他的评论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到底还是切中《陈风》的一些实际。至于他把陈地民歌中描写人民纯朴爱情的诗篇，全部看成是世风淫乱的产物，这是他的曲解。说明他是一个地道的周礼的信徒和封建秩序的维护者。正因为这样，季札对《郑风》和《陈风》，尤其是对《郑风》的看法，也同当时或后世儒家学者的看法相通。孔子说："郑声淫"（《论语·卫灵公》）；公孙尼子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乐记·乐本篇》）；荀子和《吕氏春秋》也持有同样的看法。直至汉代的《毛诗》和南宋的朱熹，也都十分明显地对待反映人民生活，特别是反映劳动人民爱情生活的诗歌，持曲解和贬低的态度。在这个方面，前代的影响不能忽略。

我们再看他对《小雅》的评论。对《小雅》他说："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他认为《小雅》中的诗，表现了人民的忧思，但并无叛离之心；表现了怨愤之情，但并不直接说出。认为这些诗，反映了周朝统治的衰败；不过诗中表现出来的"思而不贰，怨而不言"的情况，说明那时还有受到先王教化的人。季札的这些看法如何，我们先看《诗经·小雅》的内容。《小雅》七十四篇。其中，讽刺西周后期国君昏暴，暴露朝政腐朽，谄谀者巧言乱政，正直的大夫遭受陷害，以及反映统治集团内部其它矛盾的诗，至少有二十一篇（《正月》等）；揭露统治者对人民的奴役、剥削，反映徭役、兵役、战争离乱和灾荒的情况，表达有关感受的诗，至少有十八篇（《鸿雁》等）；描写农事，表现统治者祈年报神的诗五篇（《楚茨》等）；表现统治者饮宴酬答，歌颂出猎和慰劳祝颂的诗二十五篇（《鹿鸣》等）；情歌和描写女子婚姻不幸遭遇的诗五篇（《谷风》等）。从《小雅》的内容看，季札的看法，有它符合实际的方面。如认为这些诗表现了当时人们的忧思和怨愤之情，反映了西周衰败的情景；另一方面，他的看法，也只能说表明了他对这些诗的一种理解。有的看法，要做具体分析。如认为这些诗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思而不贰"。这个看法，如以《小雅》中表现饮宴、祝颂内容的诗来说，或以其中大部分政治讽刺诗来说，也都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把描写爱情和婚姻不幸的这部分民歌，以及政治讽刺诗中象《大东》、《苕之华》、《何草不黄》、《采薇》等这些民歌也都包括在内，就不能说符合实际了。因为这些诗是人民的作品，谈不到什么"思而不贰"的问题。当然乐工究竟演奏了《小雅》中的那些诗，情况已不可考。但是，不管怎样，季札认为《小雅》中的诗都是无叛贰之心的作品，这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

他认为《小雅》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怨而不言"。认为《小雅》诗的作者，在周朝统治衰败，现实混乱，充满忧患的情况下，虽有怨愤苦闷之情，但是很有节制，并不表现为以激烈的言辞直接指斥，而是委婉地把自己的感受表现出来，以期达到讽刺的目的。或者说认为这些诗不仅在内容上，就是在表达方式（实为艺术表现）上，也都是不过分的。这个看法，如以《小雅》中政治讽刺诗的多数情况而论，也还符合实际。这部分诗的作者都是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往往从切身的遭遇和感受出发，对执政者的昏庸腐朽进行揭露，抒发怨愤之情，但是总的目的还是为了讽谏。这些诗在艺术上，受到了民歌的某些影响，运用了一些起兴和比喻的方法，或指出奸佞小人的恶德败行，或迂曲委婉地给最高统治者敲起警钟。确有如季札所说的"怨而不言"的特点。但是，也有少数的政治讽刺诗，揭露批判现实，却是直言不讳的。《十月之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交》就指名道姓地谴责了一些执政者同君王的宠妃互相勾结，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和自然的灾异，诗中说“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毫无顾忌；《巷伯》表达了正直的士人对谄谀者的痛恨和斥责，说“彼谮人者，亦已大甚”，言词激烈得很。但是季札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怨而不言”的，甚至认为这是先王教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十足的封建主义的诗论。所以，后世的儒家学者对《小雅》也大体持有同样的看法。《荀子·儒效》说：“《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认为《小雅》的诗是以先王之道为指导并注意文饰的作品；《毛诗序》认为《诗》的特点是“主文而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淮南王刘安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可以看出战国至汉代儒家学者对《诗经》中的诗，尤其是对《国风》和《小雅》的看法，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我们看他对《大雅》和《颂》的评论。对《大雅》，他说：“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他赞美《大雅》的乐曲广阔和谐，展现的情景使人感到进程曲折，精神却是刚强有力的。认为这里表现了文王的德行。这种看法，也不完全符合《大雅》的实际。如以现存的《诗经·大雅》的篇章而论，颂诗（自然包括周的史诗）虽占多数，二十三篇，但其中真正歌颂文王功德的也只有六、七篇（《文王》等）；歌颂周的祖先、周的建国历史以及周的祭神诗七篇（《生民》等）；其它颂诗十篇（《下武》等）。可以看出歌颂文王的诗，只占《大雅》的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的诗，并不是歌颂文王的；更不要说《大雅》中还有八篇政治讽刺诗。但是季札却把《大雅》的诗完全说成是表现了文王的德行，而且认为曲调和谐，舒缓有力，可以看出，季札对《大雅》诗所给予的高度评价，鲜明地体现了他的美学观点。这种情况，在他对《颂》的评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对于《颂》，他评论说：“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他认为，《颂》在表现王者之德方面，就是美好至极的乐歌了。所以，他极力称赞，从诸多的方面说明了《颂》所具有的特点，即认为《颂》的格调就象人的品格刚直而不倨傲，能够委曲而不屈服；就象臣子对君主，虽然亲近，但并无违犯，虽然疏远，但没有离心；象民人迁徙而不乱，往来反复而不厌；象哀伤而不愁苦，欢乐而不荒淫；象物资丰足，供取用而不乏匮，广为收藏而不外露；象善于施舍而自身无损，有所求取而不存贪心；象水流虽静而并不停滞，奔腾行进而绝无泛滥。他赞美《颂》乐和谐悦耳，很有节奏，很有秩序，恰当表地现了它的内容。并且说《颂》乐的这个特点，正体现了先王先公这些具有盛德的人所共有的美德。这当然也就是对整个《颂》诗所做的评论。如以《诗经》中的《颂》诗论之，《周颂》、《鲁颂》和《商颂》都是歌颂周、鲁、商祖先功德的颂歌。作为季札其人，对这些歌功颂德的诗称赞至极，是很自然的，无庸赘述。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他在赞美《颂》乐时，表现出他崇尚中和平正之美的艺术观点。这也是后世许多儒家学者所推崇的观点，是我国古代早期文学艺术理论批评领域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抽象。季札这里也并不是一般地崇尚一种脱离实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际的中和平正的文艺，这里实际上表现出他把乐作为传播礼的一种特殊方式的看法。在季札看来，人们与其说欣赏乐，莫如说应当接受礼的教育。恰如稍后的公孙尼子所说："知乐则几于礼矣。"（《乐记·乐本篇》）就是让人们在欣赏乐的过程中，差不多也就懂得了礼的要求。后来的荀子把乐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作用作了极为具体的阐述，其中说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荀子·乐论》）这里说的主要就是《颂》乐的作用。或者说它要以自己特有的艺术力量，感染人和陶冶人，使人们具有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尊崇礼仪的情操，从而达到协调和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的目的。在季札看来《颂》乐在传播先王功德，施行教化方面，较之《雅》又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它显然不是供人欣赏的文艺，而是充满浓厚政治色彩和功利目的的文艺。他完全把文艺的欣赏同政治的需要结合起来了。这不但是季札在评论《风》、《雅》，更是他在评论《颂》时表现出来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季札对诗、乐，尤其是对诗的评论，给我们了解春秋时期或稍后一个时期人们对文学艺术问题的认识，提供了可贵的情况。从他对风、雅、颂所作的诗乐结合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已经被当时统治者结集起来的诗歌具有入乐的特点，而且看出这些诗歌已经被他们用来作为娱乐欣赏，特别是宣扬教化的工具了。季札在他的评论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倾向性，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凡是他认为合于礼的或利于封建统治的诗，特别是《颂》和《雅》，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其中有不少的诗被他做了歪曲的解释；凡是他认为不合于礼的诗，主要是《风》，特别是其中一些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民歌，他都予以贬斥和否定。季札评论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倾向，完全是被他本人的贵族立场和教养所决定的。同时，我们通过他对风、雅、颂，特别是对《风》的评论，还可以看出他善于从文艺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社会生活，即风俗民情的"盛衰"中，观察统治者政治治理的得失。可以说，他是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了文艺同社会生活，文艺同政治的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春秋以来统治者利用诗歌，"观风知政"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艺的社会功用的重视。季札这个方面的看法，对后世的儒家学者强调发挥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囿于他的阶级偏见和政治需要，他把文艺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化地全部归结为政治问题的体现，因而无法正确认识许多作品的内容。就这个方面的情况说，他在我国古代早期文学批评领域，所起的作用就是引导后世的儒家学者，"曲解诗意，借诗说教"，把诗变成礼的侍婢。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